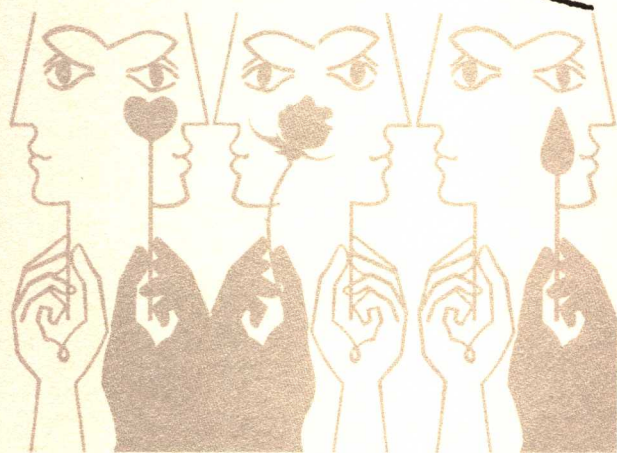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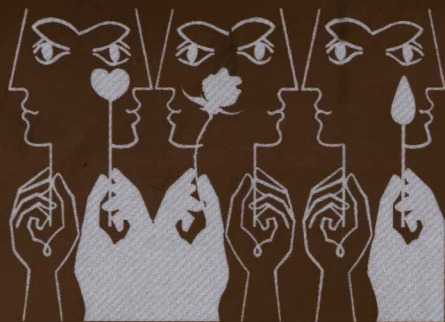
HESHUI PAIDA ZHE LANGHUA

河水拍打着浪花

李晓燕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HE SHUI PAI DA ZHE LANGHUA

河水拍打^着

李晓燕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水拍打着浪花/李晓燕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5. 11

ISBN 7-80623-620-1

I. 河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9339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20
邮政编码 450011	印数 1—6000
承印单位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	字数 260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	印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620-1/I·439	定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

作者简介

李晓燕，笔名燕子，本科学历，中共党员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邓州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、二级警督。2004年3月出版中篇小说集《女人的心，天上的云》。



李晓燕

谨以此书献给关心、帮助、支持我的朋友及同事们

· 代序 ·

那一片热带雨林

郑乃芳

见到燕子是去年一个雨后的夏日，空气特别清新。省委宣传部一位朋友把燕子带到我的办公室。我记得燕子笑着，笑得很真诚。她穿着一套普通的便装，自然大方地走到我面前，把一本书交给我，说是她新出的书，让我指点。说这话时，她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。家乡口音不但没有影响她的表达，反而让我感到真实朴素。我接过书时想到了两个字：自然。

那本书的名字叫《女人的心，天上的云》。当时，我没来得及看内容，但我注意到了书的责任编辑是李明性先生。明性先生是我很敬重的老兄，他能担任这本书的责编，我就意识到这本书应该是可以看的。因为不管从职务责任还是职业需要，我都有大量而繁重的阅读任务。就在那个星期天，我在办公室把这本书读完了。掩卷后，我在读书手记上写下这样两行字：人物故事编织成型，乡土气息浓郁，叙述语言清晰，是一位有实力的新作者。可列入基层重要作者名单。

没想到今年年初，燕子又拿了《河水拍打着浪花》的手稿给我。这次，她穿着警服。虽然是她的职业装，但还是给我留下了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的感觉。那一天，我特别忙，就叫她放下走了。由于上一本书的印象，我很快就把这一本手稿看完了。放下手稿是凌晨一点，但我没有睡意，我感到整个

作品传达给我一个画面,这个画面开始是模糊的,很快就清晰了。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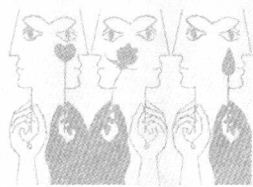
热带雨林几乎是原生态的,反映的是生活的本来面目;热带雨林的形成为得益于充足的自然营养;热带雨林里蕴藏着无穷的神秘;热带雨林里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,那是走向明天的最重要的条件。

2005年5月21日于河畔木屋

1

水面上，一具尸体漂浮在清澈的水中。他那白色的衬衣，被河水浸泡得像气球一样鼓起来，他的领带仍紧紧地与衬衣连在一起，蓝白相间，格外醒目，黑裤子整齐地在水的游动中鼓起又皱起，再鼓起，很有规律地伴随着水的节奏。围观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。在这样一个小城市，几乎所有的事都失去保密性，更何况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水乡的居民。在人们记忆中，这水里还是头一次发现有人死了，是自杀还是他杀没有人关心，人们等着看打捞出来的尸体究竟是谁，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，那无聊的生活中可以再增加一个谈话的内容。靠尸体最近的围观者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：“还是个有钱人。看，他的领带是金利来，还有皮带，也是金利来的，来头不小。看来是有人图财害命。”一浪接一浪的人流争先恐后地拼命往前挤，都想第一眼发现新闻，好传播给更多等待答案的人群。

在打捞尸体的同时，工作人员在岸边发现两张照片和一个背包。他们想从背包里找到点什么与此人身份有关的东西，里面却什么也没有。在场的打捞人员迷惑不解，这具尸体按常理应该在浪花的不断拍打中顺水漂浮很远，他却始终都没有被冲走，虽然水面上难得这么风平浪静，可尸体也会在顺水的流动中把他冲向别处，他们无法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。尸体的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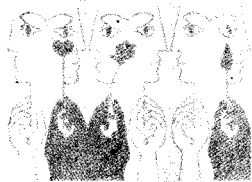


河水拍打着浪花

容很平静,因发现得及时,还没有变形,脸色苍白、浮肿,就像熟睡的孩子。在打捞时,他的尸体始终固守在那个固定的地方,似乎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坟墓,他不能离开那里。打捞人员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打捞上来,原来他的手中还紧紧拽着大树下的一根枝条。打捞人员这才明白了他没有被水冲走的原因。他们猜测他可能不想离开这个给他带来死亡的地方,就紧紧在死前抓住那大树下的藤,不让自己被水冲走,他在这里等待着什么人,是他熟识的人。他们拿起在岸边发现的那张照片仔细察看,这时有眼尖的观望者大声叫道:“照片上的那女人是夜玫瑰歌舞厅的,我认识她。”就这样,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很快就被证实。没有开追悼会,没有任何吊唁的队伍,这个曾在这个城市显赫一时的人物,悄没声地被安葬在这个城市很偏远的公墓,与一个孩子合葬在一起。整个城市爆炸起来,街头巷尾窃窃私语,添油加醋地猜测着、议论着那被河水淹没的男人,还有那个男人生前的风流韵事。这话题足够他们议论很长时间,直到再找到新的议论点。

这是2004年6月份发生在这个城市里最激发人们的想像力、最令人感到刺激与新鲜的事,就如给他们加薪或提升一样令他们群情振奋,而这个不幸背后那不幸的女人与男人的故事,永远在这城市的议论中打上一个深深的问号,惟一知道整个事件内幕的人,他在春风得意的同时,把这个没有人知晓、许多人窥探的问号进行了更加精彩的演绎,使这篇震慑灵魂、令人深思、寻找人性的小说得以问世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城市的霓虹灯多起来,大小、琳琅满目的歌舞厅、咖啡馆、美容美发室比比皆是,把城市装扮得繁华似锦,它推进着城市文明的进程,也在蹂躏着城市文明的内容。在C市这样一个地处中原的城市,虽赶不上大城市的热闹,却也有城市的浮躁,夜生活随着人们的欲望和追逐也变得丰富多彩。而“夜玫瑰”歌舞厅在C市非常出名,凡来这个城市不去“夜玫瑰”的,多多少少都会让你觉得没有到过这个城市,没有领略这个城市的风情。它处于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中心街,这条街也是本市的脸面街,进出这条街的工薪阶层都是本市的头面人物,因为它是该市党政单位的重中之地,而“夜玫瑰”也坐落在这个重中之地的一角,尽显着它的气派与奢华。它不仅环境幽雅,设施一流,更主要的是这里有一个歌女特别引人注目,她叫苏娜,刚刚二十出头,一头乌黑的直发从头的正中间分开,像瀑布流泻在肩上,将她那白里透红的小脸衬托得分外娇美。特别是嘴边那颗黑痣,令人想起性感明星玛丽莲·梦露。苏娜虽然岁数不大,在这里唱歌已两年多。说来她的命运很坎坷,在她九岁时,她的父亲因有了其他女人而抛弃了她和妈妈丁荣,还有小她两岁的弟弟苏伟以及才上小学的妹妹苏珊。父亲走时将房子留给苏娜的母亲,算支付苏娜姐弟仨人的抚养费。妈妈是市酒厂的



河水拍打着

着

浪花

时文选粹
八年级
第二卷

工人,她用微薄的工资抚养着苏娜姐弟仨人,含辛茹苦将她 and 弟弟妹妹抚养长大。好在外婆和外公都已退休,经常接济他们。日子虽然艰难些,可他们已很满足。1991年春节刚过,苏娜上高二时,妈妈所在的市酒厂宣布破产。苏娜的妈妈下岗了,只有靠厂里每月发的生活补助金来维持生活。为了生存,苏娜的妈妈每天在外面奔波找工作。四十多岁的女人,又没有文化,工作是很难找到的。苏娜的弟弟苏伟马上就要初中毕业,妹妹苏珊才上小学五年级。为了弟弟、妹妹能完成学业,苏娜考虑再三,决定退学,去歌舞厅唱歌挣钱,这样下来一个月就能解决家庭的经济危机。起初,妈妈不同意,可家庭目前的现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,也只能这样。妈妈看到苏娜为支撑这个家每天很晚才回来,她总不放心,征得歌舞厅老板同意,在苏娜唱歌的地方摆了一个副食摊,一天虽然挣不了多少钱,可天天能守着女儿回家,再苦再累也没什么怨言。

苏娜在歌舞厅刚上班,就认识和爱上鼓手江嘉俊。江嘉俊比苏娜大两岁,苏娜十七,他十九。苏娜第一次见到他就一下子爱上他,他的模样很忧郁,性情温顺、多愁善感,让苏娜一眼就看上了他。江嘉俊是个很有艺术细胞的人,他的家庭和苏娜也相似,他的父亲和苏娜父亲一样,在他幼年时就带着一个女人永远离开了家,江嘉俊的妈妈带着他和妹妹从农村老家来到这座城市,投靠做生意的舅舅。在舅舅的接济下,他妈妈开了一家小型快餐店,生意还说得过去。本来,江嘉俊的妈妈打算再过几年将店交给江嘉俊打理,可嘉俊从小就喜欢音乐,高中毕业后,为了能减轻妈妈的生活压力,就说服妈妈到歌舞厅当了鼓手,他的鼓声很能让人振奋精神,而且人缘又好,凡来歌舞厅的人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听他敲鼓。他和苏娜也在这歌声中产生了难舍难分的爱情。

江嘉俊和苏娜约定每天都在上班的半个小时前来到歌舞厅,这样他们能在一起单独接触闲聊一会儿。苏娜的妈妈对苏娜看管很严,她并不知道苏娜和江嘉俊已相爱,只知道在税务局工作的刘忻对女儿很好,经常去她们家找苏娜。那孩子很讨人喜欢,家境又好,与江嘉俊同岁,比苏娜大两岁,苏娜的妈妈很喜欢那个男孩,并不知道歌舞厅里还有一个与女儿相爱的江嘉俊。江嘉俊和苏娜对自己的恋情很谨慎,就像他们的性格,早熟、沉稳,失去父亲的单亲家庭,孩子大多都显得早熟,他们没有年轻人的朝气,没有刘忻的无忧无虑,他们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与义务,负重太多使他们失去同龄人的快乐。特别是苏娜,女性特有的敏感让她从没放纵过自己,从父亲离开家后,她的心里就没轻松过,她对接触的男人慎之又慎,而江嘉俊与她相似的经历使她在不知不觉中对江嘉俊产生了好感,进而爱上了这个与自己一样多愁善感的男人。

“苏娜,明天是端午节,我想去家里看看你妈,向她说明我们俩的关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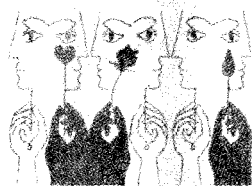
江嘉俊一直都想去苏娜家,可过分的拘谨使他始终都没有开口;他想趁着端午节到苏娜家拜访,俩人都相爱三年多了,应该有个结果。特别是江嘉俊的妹妹江嘉琳出走后,他的母亲情绪很不好,快餐店的生意竞争越来越激烈,下岗人员太多地拥挤在这个社会上无所事事,光他们居住的那条小街,几乎家家都开快餐店,虽然社会福利保障有,可少之甚少,根本不够养家糊口。没有文化,没有一技之长,只有靠体力劳动,将近五十的母亲整天起早贪黑,她只有一个想法,给儿子江嘉俊多挣些钱,好让儿子能早日娶上老婆。她和苏娜妈妈一样,并不知道儿子与苏娜相爱。

“不行。我妈到现在还不知道咱俩的事,我想慢慢说服她。刘忻经常到家里找我,有时候还和妈妈拉家常,我看我妈很喜欢他,万一她见到你不同意,那可不好办。我妈很任性。”

“和你一样?”

“比我还任性。”苏娜与嘉俊在一起,嘉俊经常说她任性得像头驴,而苏娜知道嘉俊的自尊心很强,她担心如果妈妈不同意那会伤害嘉俊的自尊心。

江嘉俊与刘忻玩得很好,刘忻经常去他们歌舞厅玩。刘忻的父亲是本



河水拍打

着

浪花

市的税务局局长。他本人也是税务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税务局办公室工作。刘忻虽没有江嘉俊英俊，可也属于那种文弱书生，长得白白净净，一米七八的个儿，他为人很谦和，从没摆局长公子的架势。他喜欢来听苏娜唱歌，每星期至少要来一次，风雨无阻。他与苏娜认识一年。平时，他很关心苏娜，细心的江嘉俊能感觉到这点。“我们家条件不好，他爸爸是税务局长，能给你安排工作，苏娜，你考虑清楚，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受委屈。刘忻人也不错，单位又好，有固定收入，你跟了他会享福的。”

江嘉俊自知不能与刘忻相比。父亲抛弃他们后，妈妈始终都没有从那种打击中解脱出来。妈妈是江苏人，当年也是被父亲的甜言蜜语打动，随父亲来到这里。妈妈整天没日没夜地干，现在妹妹嘉琳又离家出走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容他乐观，他不想只为自己考虑，他太爱苏娜，不忍心让她跟着自己受委屈，特别是刘忻的爸爸能给苏娜找一份固定的工作，那样苏娜就不会在歌舞厅劳累辛苦。他也知道苏娜家的情况与自己家一样，苏娜应该找个家庭条件好的人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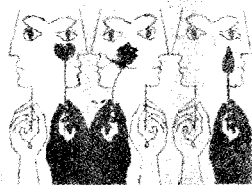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看你，就是不相信自己，让我跟你说多少次你才放心。我要是想跟刘忻好，我早就不会和你交往了。你不了解我妈，她很固执任性，我带你回去，万一我妈不同意，以后就不好说了。这几天，我先给她说说，探探她的口气。你自尊心那么强，要是我妈给你脸子看，你会受不了的。”苏娜劝着嘉俊。她知道嘉俊太爱她，不想让她跟着他受委屈。

“苏娜，我妈这几天心情特别不好，我妹妹嘉琳留封信悄悄和她两个同学一起到北京打工去了。她一直要出去打工，我和妈不同意，为这事前一阵子我还和她闹别扭。她才刚满十七岁，和你刚上班时岁数差不多。这几天，我

妈为这事很伤心。她跑那么远,能让我们放心?我想先和你商量,早点把我俩的婚事定了,也让我妈少操一份心。妈这一辈子也不容易,这些年没少吃苦,亏她还做得一手好菜,勉强把快餐店应付着,我想以后让她少操点心。”

江嘉俊的话让苏娜想起弟弟苏伟。弟弟考上武汉大学已离家几个月了,妹妹苏珊考上高中住校,家里只剩下妈妈,自己的妈妈和江嘉俊的妈妈一样孤独。再看江嘉俊,苏娜觉得江嘉俊和自己不但命运一样,长得也有几分相似。她想起一个算卦的曾给她说过,一对恩爱的夫妻必需要有夫妻相,否则就不会幸福,而她和江嘉俊的确有夫妻相,俩人都性情温顺。在歌舞厅,人人都说他俩是天生的一对。确实,他俩有太多相似之处,两个飘零的家现在的人加起来也只有五人,她怎么就没想到这五口之家是靠她和江嘉俊的爱今后才能苦苦支撑。江嘉俊的话又让她想起妈妈近日的反常。这几天,妈妈一直在苏娜面前夸奖刘忻,可能她和江嘉俊的妈妈一样,也想早点了却一个心愿,让苏娜有个归宿。“嘉俊,明天我给妈说说咱俩的事,先看她怎么说。”

江嘉俊觉得对不起苏娜,特别是想起刘忻,他的心开始矛盾动摇,虽然他一直都希望有一天与苏娜携手,而真正面对时,他犹豫起来,他只能给苏娜爱情,而爱情也需要实实在在的生活。特别像苏娜那样漂亮出众的女孩,美貌就是她的资本。



3

河水拍打

着

浪花

进入5月,春天带着倦意离开。满地的燥热告诉人们:夏季也在慢慢地来临。因为晚上都是在十二点以后下班,苏娜每天早上十点起床,下午三点准时到歌舞厅。昨天,她和江嘉俊说好今天要和妈妈谈谈他们俩的事。她躺在床上,看看挂在床头上的闹钟已超过十点,脑子不停地转,想着该如何给妈妈说她和江嘉俊的事,她已明显感到,妈妈不会同意她和江嘉俊结合,也许妈妈的想法是对的,她不想让苏娜再为生计而奔波。可苏娜爱江嘉俊,相同的经历使他们很容易沟通和理解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让这俩年轻人的心贴得更紧。

苏娜起床穿好衣服,打开房门,走到阳台上。这房子,是父亲留下的惟一家当。父亲离开他们已经十二年了,十二年来,妈妈的头发白了许多,为了他们姐弟仨,她放弃了寻找自己幸福的机会。苏娜不愿伤害妈妈。“妈,我想给你说件事。”苏娜将豆浆喝完,手里拿着一根油条,正准备往嘴里送,妈妈坐在她身边正给妹妹苏珊织毛衣。“什么

事？”“我谈个男朋友，他人很好，我想领到家里让你见见。”“是不是刘忻？”“不是。”“不是？”妈妈吃惊地放下手中的活。“他叫江嘉俊，是我们歌舞厅打鼓的那个男孩。你也见过的，他比我大两岁。”“就是那个瘦瘦的、不爱说话的？你不是说你们只是一般的同事吗？”“过去我没告诉你，我想等时机成熟再给你说。”“刘忻不如他？”“也不是。我和刘忻只是很一般的朋友，他不像我和江嘉俊，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，我比较了解他，他很爱我。”“那你说他哪些地方比刘忻强。”“妈，要是论家庭，刘忻的条件比嘉俊的家庭条件好。但嘉俊的家庭和咱家比较相似，他的父亲也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，他妈和你一样，带着他和妹妹来投靠他舅舅。现在，他妈开了一家快餐店，他妹妹刚去北京打工，他妈一人在经营快餐店生意。江嘉俊在我们歌舞厅鼓打得很好，现在他在学谱曲，将来想做个音乐人。他人很好，心地善良，有责任心，歌舞厅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尊重他。前几天，他想来家里看看你，我担心你不同意我俩的事，没让他来。他虽没多大本事，但人挺实在。他的家庭条件是不胜刘忻，不过我们俩家庭的处境相似，他不会嫌弃我。你要是同意，我明天带他到咱家让你先见见。”

“娜娜，你现在长大了，有些事我也不想勉强你，不过，刘忻的家境比你说的这个嘉俊条件好些。你也知道咱家的情况，有时想想我很对不起你和苏伟、苏珊，让你们从小就跟着我受苦，连个工作也没本事给你找。刘忻给我说过，要是你同意和他结婚，他就让他爸给你安排在税务局工作，以后你的生活也有个着落。你看你现在的的生活毕竟不是个长法，他是个鼓手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等将来有了孩子，你不能工作，他一个人连养活你都成问题。苏伟和苏珊将来也不知怎样，妈也是为你好，不想让你整天为生计操心。”

“妈，不会的，我和江嘉俊会很努力地挣钱，我们已商量好，等再干几年，有点资金后，我们就自己开一家歌舞厅，现在什么正式不正式的，不管做什么不也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我和江嘉俊都喜欢这个工作，我不想丢掉。再说，我们和刘忻的家庭悬殊太大，我担心将来他们瞧不起我，会抛弃我，就像我爸那样。”

苏娜看到妈妈脸上痛苦的表情，后悔不该提父亲，从父亲离开他们这个